

長篇武俠小說

伏虎拳

上海武陽

3

鄒雅明著

伏虎羣雄
三集

上海武陵書屋印行

武俠長篇
技擊小說

伏虎羣雄

鄭雅明著

一 大俠脫險二郎廟劍擊

蓋世傑黃英，陷入機關室內，一塊沉重的鐵板，在軋軋的機聲中，逐漸的垂下。黃英自恃驍勇，擎起雙臂，托住鐵板，約有千斤的重量，半晌工夫，抵抗不住龐大的壓力，逗得渾身大汗，氣喘吁吁，要是兩手一鬆，鐵板立即垂下，榨爲肉泥。正在生死的關頭，驀地奔到一位英氣凌人的女俠，執着一柄鋒利的寶劍，在矯捷的身步中，先把兩個扣動機頭的漢子砍倒。南霸天岳良，又驚又怒，竄上就砍。喝道：「你這女子，不知死活，不打聽一下，這兒是什麼地方，冒失前來送死，你可知道我南霸天岳良的厲害？」女俠並不理會，儘把一柄劍，忽左忽右，向他扼要的身部，猛力的砍去。岳良一搭上手，知是勁敵，不敢忽視，便把刀子一緊，展開猛烈的反擊。女俠不慌不忙，掄劍應戰，急切之間，不能取勝，有些焦躁，急忙使個坐花望月的式子，左腳撤後一步，身子往下一沉，略作仰勢，右手的劍，按到胸前時，岳良的刀子，已經趁勢劈下。女俠聽得真切，連忙上身一起，左腿逼進一步，左

手飛起，托住岳良的手腕，使刀子不能砍下，同時右手的劍，使個開弓射雁的解數，猛力向他胸部攔去。岳良暗呼不好，急欲騰步閃避，已經不能，右腕捏得很牢，祇得把身一偏，女俠的劍尖，手快力沉，刺個正着，不見倒下，吃驚不小，左手一鬆，被他掙脫右腕，更加瘋狂砍來。怒道：「好！你這狠心的毒女，大爺不殺無名小卒，快報名來，不妨再戰百合，我要怕你分毫，不喚南霸天岳良。」女俠依然不答，回身就走。岳良追上喊道：「往那裏逃？沒有你的路了。」女俠一邊急奔，一邊在百寶袋，掏出一支梅花針，驟然一個轉身，左手一揚，嬌喊一聲「着」。岳良知道，必有暗器打來，便驟然停步，細辨暗器時，不料梅花針細小，一時不易辨視，正中左腮，痛入骨髓，眼前昏黑，慌忙向着橫邊狂竄，逃入機關室去了。

女俠不禁嗤的冷笑：「人說南霸天厲害，原來不過如此。」說畢，一個箭步，竄到機關室，忙把鐵輪轉動，在軋軋聲中，一塊鐵板，扯了起來。黃英在機關室內，還不知道，有人拯救，却見鐵板上升，認為有隙可乘，慌忙拾起寶劍，兩腳一點，竄到鐵板的上面，又是一竄，到了地上，不見岳良，却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，生得貌勝於花，英氣凜人，穿一套黑色的夜行衣靠，正在扣動機輪，料想必是敵人，不問是非，奔上就殺。女俠見他，已經逃出，立即放手，怪聲責道：「我是救你的，怎麼

殺起我來？你太不知禮義了。」黃英方始知道，慌忙收劍，打了一拱。說道：「恕我不知，多多得罪，不知小姐尊姓？怎麼也闖這兒來？可以告示嗎？」女俠忙道：「不必拘禮，不知不罪，這兒不是談話的地方，快些離開危險的境地。」說畢，向著側門就奔。黃英急急的追隨，徵倖不會受到敵人的偷襲，出了林宅，在夜街上，不斷的奔跑，半晌工夫，越進一座枯廟，到了破殘的殿上。女俠轉身道：「你站一下，我來燃起燭火。」黃英答應，瞧她點起一支半截的殘燭，在幽暗的燭光中，目光四周閃閃，左邊的殿牆，已有一角傾圮，蛛網到處可見，殿前院中，亂草叢生，殿上灰塵盈寸，神龕的幔布，早已沒有，龕內的塑像，雖然有兩個，但已斜欹，渾身灰塵，失了尊嚴，好像這座枯廟，已有多半，沒有修葺，失了主持的人了。黃英走前兩步，抱拳一拱。謙恭着道：「多蒙小姐救我，銘感五中，請問尊姓芳名，貴鄉何處？」女俠回了一禮。答道：「我姓呂，賤名四娘，解人之圍，是我分內的事。你貴姓？怎麼和林美如，結仇起來？」黃英報了姓名。說道：「久仰大名，今日得見，不勝榮幸！我和林美如，本來沒有仇恨，因他在大王莊，橫行不法，這才結仇起來。並且他勾結協和親王，進行造反的勾當，所以必需翦除他。但我並不庇護雍正的昏庸的專制，因為協和親王，一旦登基，推行的政策，勢必更加厲害，因我才有翦除的動機。不知呂小姐，怎麼也和林美如，作對起來？」呂四娘取

過兩個破舊不堪的蒲團，一個遞給黃英，一個自己盤膝坐下。才道：「我和暴君雍正，有毀墳斬屍的父仇，不僅如此，他施行的虐政，也人所共憤的。所以我誓必殺他。你所說的意見，和我一樣，也要翦滅他們，職是之故，趕到林宅，遂拯救了你第二次。」黃英聽得解救了兩次，不覺怔了一下。想了想道：「對了！黑松林解圍，也是你呂小姐嗎？」呂四娘點頭作答。黃英感激萬分。笑了笑，道：「呂小姐的恩德，就像天高地厚，一輩子報答不盡了。」呂四娘道：「言重了！我們俠義之輩，解救人的危急，是應做的工作，談不到報答兩字。不過我的父仇，刻骨銘心，時刻不忘，恐我孤掌難鳴，要請你助我一臂之力，就算答謝我了。」黃英坐下蒲團，成了相對的姿勢。忙道：「小姐的事，赴湯蹈火，義不容辭的。但不知暴君，因了什麼，要毀墳斬屍，可以告訴我嗎？」

呂四娘回憶往事，不覺悽然，嘆了口氣。說道：「我的父親，名叫呂良，是漢人的後裔，明末年的一員大將，傷亡在滿清敵兵，亂箭之下，建墓在長白山麓，以留紀念。雍正登基，出巡保定，經過山麓，瞧見我父墓碑，勃然大怒，喝令武士，搗墳斬屍，並且下了密旨，派遣一員大將，回京逮捕，滿門抄斬，微幸消息靈通，我和母親，化裝逃出京都，避難寄居親戚家中，終日練武，以備報仇之用。後來從師少華山，靜修師太門下，六年藝成，下得山來，一則去探望久別的慈母，二則順道進京

，打聽雍正的消息，若有機會可乘，便把暴君殺了。」黃英感慨着道：「滿人仇視漢人，入木三分，反正的說，造成漢人的亡國恨！但以社稷來說，明帝昏庸無能，終日花天酒地，去賢寵奸，演成土崩瓦解的。」呂四娘感歎傷神，繼而說道：「往事不必再提，要殺林美如，必先翦除四霸天，要誅暴君雍正，必先殺死協和親王。不過四霸天中，聽說南霸天岳良最厲害，果然不錯，我和岳良，一交手後，確乎是個頭兒尖的人物，並且也有鐵布衫的功夫，刀劍不能傷害，確是一個勁敵。要破鐵布衫，却也不難，必需有金鐘罩，點穴功，方始可以取勝。不會點穴功，單會金鐘罩的，也能够破他。因為鐵布衫，是鐵牛功，龜背功，兩種功夫，合併成的。」黃英忙道：「這兩種功夫，怎樣練法，能否告示？」呂四娘道：「鐵布衫是硬功的一種，鐵牛功專練上身前面各部，不能遍及兩肩和背部。龜背功專練上身後面各部，不能遍及胸脯腹部，各有所偏，不能兼顧。祇有練那種鐵布衫，遂有兩全其美。但它演習的方法，比較金鐘罩簡捷，也須三年功夫以上。金鐘罩是軟功的一種，武當派中，練的很多，雖然練的方法，和鐵布衫，有些相同，但不同點很多，需在五年功夫以上。這一種功夫，可以分爲兩端：是「氣」和「力」。氣是內功，力是外功，總稱自衛功夫，先練內膜的運氣，使氣充沛於內部，外面各部的肌肉，因也緊張堅實，便內外呼應，拳脚不能傷了。這功夫，練到精時，敵人以刀砍來，

祇要運氣充沛，彈力必然很高，非但不能損害，反能制發於人，這叫以柔克剛之道，也是武功上的特長。」黃英點頭道：「恨我不會練這金鐘罩，鐵布衫，遇到生硬的勁敵，有些抱恨終身，想必你小姐，也練過的？」呂四娘道：「不！我從幼時，跟隨家父學藝，雖然敢硬功夫，也會幾種，這兩種功夫，却不會諳練，父親殉難，不久入山從師，想練這兩種功夫，師傅說我，年齡已長，不能鍛鍊，五六歲起，最遲十歲止，方始可以練功，若過十三歲，身部的發育，漸臻完固，筋骨已老，雖然不能說練功，但也費時，進步遲緩了。若過十六歲，已經成人了，除了鐵臂膊，鐵掃帚，鐵頭等的硬功之外，內功便不能練成了。」

蓋世傑黃英道：「我知道衆寡懸殊，特遣我的夥伴，到河南集成壩，去請我的伯父來，名喚飛天龍黃霸，他的手段，比我高明多哩！」呂四娘忙道：「我也曾聽過師傅說，在前二十年，北五省中，是個青出於藍，矯矯不羣的人物，現在退休林下，如果答允前來，南霸天岳良，雖然勇猛，必要敗在老前輩之手。」黃英頷頷道：「我的伯父，不僅擅長內外各門的功夫，更加特長金鐘罩，和點穴功，四大霸天，照我估計，不是對手。」呂四娘微微一笑：「老當益壯，小輩英雄，望塵莫及，我雖然不會見過，信爲不謬的。但不知何日，遂能趕到保定？」黃英道：「多則一月，就能到來，我住在三

益客棧，到了明天，呂小姐何不遷到客棧，勝住枯廟，免受風雨的侵蝕，不知意下如何？」呂四娘搖著頭道：「住在荒寺枯廟，勝住旅店多哩！住在枯廟，兀自靜坐，無異參禪，不但增益功行，也是強身固魄的一法。若住旅店，不但糜費銀子，且能擾亂身心，對於功夫上，絲毫沒有裨益。這座枯廟，叫做二郎廟，在因證街的尾部，清早，晚上，你瞞我時，可以碰見，其餘時間，不在這廟的。」黃英道：「好！你的話，很有至理，我不回客棧，準備打坐黎明，不知讚成嗎？」呂四娘道：「既然同道志合，有何不可，殘燭將盡，時深夜闌，別再說了。」說畢，閉着兩眼，屹坐不動，宛如參禪的老僧。黃英渾身疲憊，知道一閉眼睛，必要呼呼入睡，就不能穩坐蒲團，豈不使她恥笑，因這一想，有些惴惴不安，祇得強打精神，閉目養神，好容易挨到天明。呂四娘睜開眼睛，一躍站起，微微一笑：「想你慣坐功，受累不淺，抱歉得很！」黃英有些慚愧，一躍而起，有點費力，也因疲乏的緣故。答道：「不慣坐功，一夜工夫，立見顏色，很覺慚愧！你坐三年之後，要成立剛的體魄，並不難的。」呂四娘一笑置之，拾劍在手，便在殿上起舞。黃英見她舞得一手好劍，不禁暗暗的羨慕。呂四娘把劍舞完，遂道：「枯坐一宵，黎明舞劍，裨益不淺！你也舞動一下，豈不很好？」黃英握劍在手，笑了笑，道：「如果舞得不行，請勿見笑。」說畢，走前幾步，先站一個捧劍勢，隨後開手，身子一沉。作

一個雞寒步的式子，旋向右面的當兒，立即使個雙飛，乘勢把劍，交給右手，等到雙飛落地，右手的劍，便變換劍法，成了一個蓋背盤頭的勢，接着一衝右步，左掌往外一推，上身向右略側，右手的劍，成了半砍的姿勢，這一手劍，叫做迴風潑水。呂四娘站在一邊，留神瞧他的劍法，等到一路使完，不禁笑道：「你的劍術，已到上乘，却少蓄力，大概疲乏的緣故，且請坐下，我有乾糧，不妨一同進餐。」說時，走到神龕，取出包裹，放在地上。黃英道謝吃畢，一拱告別，回到三益客棧，上床便睡。

南霸天岳良，受了呂四娘的一支梅花針，痛得頭昏眼花，忙不迭的，逃進機關室，面部的浮腫，約有斗口大小，疼痛難當，又怕女子，跟蹤追來，忙從機關室，逃到地下室，再循到臥房。東霸天趙勇，吃了一驚，慌忙迎上。說道：「啊！你受了暗器的毒針了。」岳良咬着牙齒，忙道：「快把黃道傷藥，代我敷上。」說畢，倒在椅上。東霸天趙勇，慌了手脚，檢出傷藥，替他拔去梅花針，忙不迭的敷上，隨後用布包紮。半晌工夫，疼痛頓戢。岳良直起身子，額手稱慶：「不幸中的大幸，一般梅花針，都用毒汁煉就，雖有黃道傷藥，也不能祛病，十二個時辰，必死無疑，由此綜觀，不妨事了。」趙勇道：「對！你腮部的浮腫，呈着梅花狀態，此項暗器，不易辨視，確乎厲害的一種。」這時北

霸天胡雄走進，見狀吃驚。問道：「二哥！你不是把黃英，陷入機關室？怎麼受傷了？」趙勇也道：「對！我也這樣想。二弟！怎樣一回事？」岳良恨道：「黃英將要壓死，突然來個女子，交手幾下，她就敗走，我追上去，一個不慎，中了她的梅花針，估量她，已把黃英救出，兩個忘八蛋，真是我們的心腹之患。」胡雄忙道：「敵人未去，我們不能安坐，快去截殺爲要。」趙勇雖然阻怯，却不能拒絕，仆的一聲，吹熄燈火，各攜刀子，奔出臥房。趙勇知道黃英厲害，多個女子，善者不來，便一連幾竄，上了鐘樓，噹噹噹的，亂打起來。宅內武士，聞聲趕到，有的仗起燈籠，有的燃着火把，亂哄哄的，喊捉刺客，約摸鬧了半個時辰，連敵人的影子，也不會發見，就此散去，各自回房。林美如躲在機關室內，嚇得渾身戰慄，不敢出去查問，直到天明，才敢出來，早點完畢，召集部下英雄，在演武廳開會，商討應付的對策。

東霸天趙勇，提出意見：「黃英夜襲數次，兼加一個女子，武藝不弱，如鳥添翼，攻勢更盛，欲免無謂犧牲，趕快遷居縣衙，派兵一團，以作保障。」西霸天齊飛等，紛紛贊成。南霸天岳良，堅決反對：「我們不下數十人，胆怯兩個烏男女，非但被縣衙人等蔑視，自己也覺抱慚。敵人不生三頭六臂，爲什麼易地遷良？假使敵人，再到縣衙搗蛋，難道我們再遷不成？」林美如道：「不錯！我們理

該把岳良的措施，作爲通過的表決，敵人來時，不能畏縮，奮不顧身，這是你們應盡的職責，要不然，還能殺上京都嗎？」衆人含愧，不能回答。岳良道：「到京的特使，不久就能回來，協和親王，一旦旨下，便要出師，到了京都，推翻雍正，各位都是有功之臣。」亡命之徒，聽了鼓勵，紛紛發言，個個讚成。林美如提出建議，約法三章：「臨陣逃避者斬，殺傷敵人者賞，畏縮不前者開除。」衆人樂於接受，議畢散去。

蓋世傑黃英，睡到近午，方始醒來，茶飯已畢，踱上大街，閒步瀏覽，不覺出了東門，就見兩個莽漢，不知爲了何事，在街中惡鬥。看的閒人，集了不少。黃英便向一個老叟。問道：「他倆幹嗎打架？」老叟答道：「一個疲長的漢子，開設一引酒店，剩下一個漢子，打柴爲生，欠了五兩多銀子的酒錢，索取多次，不會討到，這次碰見，毫不留情，大打起來。」黃英見那兩人的拳腳，一個是半斤，一個是八兩，沒有勝敗，久戰下去，必有一傷，便箭步竄上，喊一聲慢，兩臂一起，攔住他倆的廝鬥。瘦長漢子，撤退一步，指着黃英。怒道：「你來干涉，可是替他回債？」黃英笑道：「欠你幾兩？回債不算一回事。」店主孫標，說道：「好！多也不要，五兩二錢。」黃英從懷裏掏出，如數給他時，樵漢怒道：「面不相識，誰要你付，無異使我丟臉，他媽的，老子先打你。」說畢，奔上就打。

黃英詫異，退後兩步。忙道：「朋友！代你回債，也是美德，怎麼打我起來？」樵漢更怒，追上又打。黃英不覺一惱，展開兩拳，採取守勢，反抗起來。這時觀衆，憤怒不平，一個發言，個個暴怒，磨拳擦掌，喊一聲打，頓時奔上，向着樵漢，拳如雨點打下。樵漢見勢不妙，拚力打開一條路，衝了出去。這時黃英，真的惱怒起來，莽漢既然無情，我何必遵義，主意打定，在急忙中，兩腳一蹬，身子向前一竄，凌空而起。大聲喊道：「莽漢！往那裏走？回我銀子來。」樵漢並不知恥，回身怒道：「你別胡鬧，誰取你的銀子？這許多人，是你一黨，勝了不算好漢，一對一的廝鬥，勝了遂算威風。」黃英喊一聲好，兩腳着地，一回身道：「諸位不必助我，自有敗他的方法。」樵漢不等他說完，先發制人，奔前幾步，使個玉龍入海的式子，上身向前一衝，猛力一拳，照定他的背胛打去。黃英覺得拳風已到，連忙向左一閃，一個旋步，回身過去時，樵漢早已逼到，拳法變換，使個雙蜂貫耳的勢子，兩臂一舉，兩個拳頭，向着他的太陽穴撞去。黃英見他下着毒手，不禁大怒，急忙使個掌托日月的式子，兩手一起，托住敵人的兩腕，趁勢用着三個指頭，輕輕的一擦，這叫擒拿的手法，其實不叫擒，是叫拿，連結呼喚，叫做擒拿法。樵漢知覺頓失，渾然不能反抗。黃英要他出醜，改造他的個性，就勢向左一摔，樵漢砰的倒下時，觀衆人心大快，有的鼓掌，有的喝彩。樵漢因這一跌，立即醒悟，一

骨碌扔起，知道不是對手，忙不迭的就逃。黃英並不追趕，覺得他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回轉身來，目光一閃，見了酒店老闆孫標，打了一拱。問道：「朋友尊姓？可知那個莽漢，姓甚名誰？住在那裏？」孫標回了一禮。答道：「小可姓孫，你要索回銀子，他却一貧如洗，也是你慷慨的錯誤，祇有自認霉氣了。」黃英笑了笑，道：「你別誤會，我要討回銀子，便不代他償銀了。因我見他，慇懃得可憐，若能改造，也是一個好漢，我想勸他一番，順便酌贈銀子，從無路可走，使他開拓一條新生的大路，請你不吝告訴。」孫標打了一拱，肅然起敬，挽了他的左臂。笑道：「請到小店一敘，老兄的俠腸，令人感佩不盡！」黃英跟了他走。說道：「解救有志人的貧困，也是一件美德，我少壯時代，也曾落魄窮途，所以知道貧窘的痛苦。」孫標回到酒店，親自奉茶，問了姓名，才知是赫赫有名的大俠，呼喚小二，擺上酒菜。黃英婉言拒絕。孫標笑道：「那個莽漢，名叫歐陽明，家裏很窮，打柴爲生，說到個性，確有三分戇氣，但很愚直，却也純孝，侍奉老母，雖然粗茶淡飯，必然親自奉敬。他還有一個妹子，本領也很不弱，閒來無事，輔佐樵柴，一家三日，藉以餬口。歐陽明的缺點，便是嗜酒爲命，並不因了貧苦，似乎非飲不可！小店資本短絀，欠戶很多，弄得週轉不靈，遂引起爭鬥。黃爺要去，他住在翠茶坡，離此三里多路，小可奉陪便了。」黃英站起一笑：「如此很好，煩你領導。」孫標答應

，一前一後，出了店門，才走一里多路，迎面路上，來個和尚，馱在馬上，奔騰而來。黃英不見猶可，一見了時，想起張家寨，馬匹和銀包，是一個和尚竊盜的，馬身的鬃色，證明自己的失馬，等到牲口奔近。豁然大喊：「呔！你在張家寨，竊我銀包，盜我牲口，找你已久，這時才見，識得時務，一併回我，要有一個不字，休想過去。」鐵頭陀勒住馬韁，不覺大怒，聽了之後，吃了一驚。喊道：「大胆狂徒，出口傷人，你敢誣衊佛爺嗎？」黃英憤怒，奔上就打。鐵頭陀使個怪蟒翻身，躍到地上，一邊回擊，一邊怒道：「無故打人，豈是怕你。」孫標不知內幕情形，未便上去協助，站在一邊，瞧着他倆，龍爭虎鬥，各不相讓。鐵頭陀惡戰到半晌工夫，自知不是對手，向着城郭，一溜煙的逃了。

孫標呵呵笑道：「我是幕外的人，瞧了和尚的行藏，便證明他有不規的行爲，物歸原主，可喜可賀。」黃英笑道：「自不量力，空門中人，不該做出無恥的行爲，令人髮指！」孫標點頭道：「黃爺！有了牲口，可以馱上，比較快些。」黃英道：「一馬雙渡，你也上來。」說畢，先後上馬，撥轉馬頭，加上一鞭，撥刺刺的，飛也似的奔去。不過一刻工夫，將到翠茶坡，瞧見歐陽明，行色匆匆，已經進了翠茶坡，當着一馬雙渡，奔進坡中，却見歐陽明怒氣勃勃，握了一柄潑風刀。迎上喊道：「狂徒！你欺我太甚，既然來了，不妨大戰百合。」孫標一躍下馬，奔上喊道：「你別誤會，這位黃爺，

非但替你回債，因為知你貧困，特來救濟你，怎麼你以好作歹？」歐陽明想了想，絕不相信，反把孫標指罵：「惡徒！老子欠你的酒錢，終有一天，回給你的，為什麼引狼入室，到翠茶坡來？你第一個不是東西，先吃我一刀！」說聲未完，一掄刀子。使個毒蛇吐信，在竄上的勢子中，呼的一聲，向着孫標砍去。孫標不會帶着兵刃，在他砍下來的猛勢中，一味價的，左閃右避。急急的辯道：「歐陽明！你別無理，我的領導，對你有益，不是有害，這一個目標，你要辨清才好。」歐陽明真是一個莽漢，不加思索，加緊砍去。黃英翻身下馬，見他如此愚拙，真的好氣，走前幾步。喊道：「歐陽明！你別誤會了我倆的來意，是資助你銀子的啊！」歐陽明大怒，殺奔黃英。說道：「誰信你的花言巧語，既然有意贈銀，幹嗎打我，還要摔我一交？照刀！」黃英被迫，抽出寶劍，廝殺起來，採取守勢，毫無傷害之意。就在這時，驀地起了一聲嬌叱：「呔！你倆什麼人？敢到翠茶坡惹事嗎？」

二 雙俠落網 密室斬草人

歐陽明聽得妹子歐陽芳的聲音，心中一喜，仆的向橫一竄。轉身喊道：「芳妹！快來助我，殺這兩個狂徒。」孫標箭步竄上，打了一拱，說明經過和來意。歐陽芳聽了，又喜又怒，喜的竟有善士救